

这个夏天青春片  
为何未能达到市场预期

► 14版·热点

涉案剧创作的着力点：  
理性的力量、人性的觉醒、法治的尊严

► 15版·文艺百家

15年!你还记得  
“不抛弃、不放弃”的誓言吗?

► 16版·影视

# “流量明星”的崩塌，本质上是教育“地基”的薄弱

王雪璞

虽然近年来关于“饭圈流量”的乱象层出不穷，但近日几位人气流量明星的连续崩塌无疑超出了观众认知的底线。以往有一种观点认为，“流量明星”无非只是“小圈子文化”的自娱自乐，至多只能上升到社会文化的层面，却不承想“流量文化”已远远超出了侵染当下国内精神文明生活的范畴。

“流量明星”何罪？资本的强力裹挟、互联网文化的下渗、“饭圈”文化的愈演愈烈自然是其重要原因。但是有一个问题却是被长久忽视的：演员与观众之间是典型的供需关系，社会有需求，资本才有供应。换句话说，有观众爱看，就有人为观众生产，“流量明星”是被很大一批观众所选择出来的，是观众文化在某个公众人物身上的集体投射。这种文化之所以畸变成了非理性的“饭圈文化”，与我们教育体系在某些方面的缺失不无关系。

**艺术教育长久缺位，年轻人难有深刻的审美辨别能力**

1903年，契科夫在给丹钦科的一封信里写道：“不当把果戈理降低到人民的水平上，而应当把人民提高到

果戈理的水平上去。”这句话放到100多年后的今天也同样应予以我们启示，当下有一个很危险的倾向：似乎一切“既存事实”都有合理的解释，一切艺术的评判标准都可以用“多元化”来归纳，一切对于观众鉴赏能力的要求都是过分的。

诚然，艺术是超越阶层的，但艺术本身却是有高低之分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那些“伪艺术”“伪作品”“伪艺术家”给甄别出来，这则需要系统性的艺术教育的参与。根据腾讯出品的《流量明星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当下流量明星的受众呈现出高度的趋同性，尤其是男性明星，其受众群体基本是男女通吃，24岁以下人群至少占有六成的比例，这也正是我们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所覆盖的年龄段。事实上，当下的青年群体乃至未成年人很少能接受系统性的艺术教育，虽然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已经一再提起，但各阶段学校在事实上仍然缺少明确的方向性以及具体的操作模式，难免沦为“讲座泛滥”的形式主义。艺术教育难以系统性地进入公办课堂，校外培训也就成了家长们的唯一选择，但“功利性”的校外培训很大程度上是把“艺术”作为升学的阶梯，重“技”而轻“艺”的培养模式很难让年轻人真正地理解艺术乃至喜爱艺术，

## 观点提要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身边聚集着大量的资源，享受着人上人的荣光，但这并非明星真正的“价值”。然而，如果“是非教育”缺席，就会导致年轻一代错误地解读“成功”的真正内涵：业务精湛不算成功、道德高尚也不算成功、只有抛头露面赚大钱耍威风才是成功，让年轻一代变得急功近利，一旦遇挫，就难免沉溺于虚幻的世界，通过“打榜”等方式迫切地获取成就感，依靠供奉“偶像”找寻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无疑是在饮鸩止渴，粉丝们该清醒了。

更有可能让一部分年轻人失去对艺术的向往，片面地理解艺术乃至厌恶艺术，将“艺术”视作“成功学”的跳板，将明星生活视作“艺术培养”的最终目的，将“流量美学”视作审美的唯一标准，这显然是本末倒置了。

武汉大学艺术学院的彭万荣教授有一个观点：艺术教育是“灵”的教育，艺术感受力是最重要的创造力也是最被忽视的创造力。加强年轻学生的艺术感受力培养，正是在培养他们独立的思考能力，方能在“流量文化”大行其道的当下保持清醒，“去伪存真”而不盲目追逐。

## 道德教育理应重提，没有道德的明星不值得去粉

长久以来，“颜值即正义”的说法似乎已经深入人心，这句来自于日本二次元文化的“口头语”已经为“饭圈”文化提供了强大的号召力。事实上，“颜值即正义”本质上只是一句没有任何理论支撑的“顺口溜”，我们当然可以因为明星的颜值而喜爱他，但却绝不可能说明星因为有颜值所以正确。道德教育往小了说是“是非教育”，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粉丝们理应有清晰的认知与辨别能力。事实上，“是非教育”也是我们当下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所亟需的。就业产生的竞争焦虑让年轻人迫切寻找释放的窗口，某些企业推崇的“狼性文化”让年轻人学会不择手段。风靡互联网的明星“打榜文化”本质上正是在鼓励年轻人非理性地互相竞争，用真金白银相互厮杀，一言不合就互相谩骂、批评、人肉的做法让旁观者觉得不可理喻。由于不明是非，一味地讲求站队立场，“饭圈”文化已经走向了极度病态。在吴亦凡涉嫌犯罪接受调查后，竟有粉丝要以“自残”“移民”等相要挟，这甚至已经步其偶像之后尘，触及涉嫌违法的地步，不能不让整个社会予以警觉。

道德教育本质上是“价值教育”，即告诉“粉丝”什么样的“偶像”才值得喜爱。“偶像”本该是“粉丝”理想人格的化身，而当下不少被资本制造出来的“流量明星”显然承担不了这个职责。一个真正的“偶像”应该用良好的业务能力与过硬的道德品质为社会公众作出榜样。抗战中，梅兰芳先生死活不给日本人登台表演，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的品质赢得了公众的景仰。于是之先生演了一辈子戏，其业务能力也是毋庸置疑，其所塑造的“王利发”形象至

今被认为是最好的表演，这二人都是德艺双馨的典范。当下有些“流量明星”一无作品、二无人格，背着资本与互联网平台，绞尽脑汁地收割粉丝流量，这样的明星，又有什么“价值”成为社会的榜样？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身边聚集着大量的资源，享受着人上人的荣光，但这并非明星真正的“价值”。然而，如果“是非教育”缺席，就会导致年轻一代错误地解读“成功”的真正内涵：业务精湛不算成功、道德高尚也不算成功、只有抛头露面赚大钱耍威风才是成功，让年轻一代变得急功近利，一旦遇挫，就难免沉溺于虚幻的世界，通过“打榜”等方式迫切地获取成就感，依靠供奉“偶像”找寻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无疑是在饮鸩止渴，粉丝们该清醒了。

“偶像”的轰然崩塌，势必让粉丝们难以接受，甚至有无家可归之感。但这也给“饭圈”人士上了深刻的一课：不讲是非原则地去惯养偶像，就像没有止境地吹一个硕大无比的气球，最终的结局一定是“飞得越高、跌得越惨”。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也应该充分地理解年轻一代的文化诉求，正确引导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只有清醒地去支持喜爱的艺人，艺人才不会辜负粉丝的期望。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师、文学博士后)

# 电影《兔子暴力》： 青春片的母女镜像叙事

周舟

青春片，顾名思义，说的是那些青春期少男少女们的事，固然能捕捉长大成人之际特别的生命律动，但毕竟因为影片的议题都是小孩子的事，也容易流于浅白与单薄。纵观电影史上优秀的青春片，其实都是包容了成人世界的，只不过看你裁剪了多少成人世界进来，又或剪裁了哪些内容进来

从《兔子暴力》《盛夏未来》《我的姐姐》这几部青春片来看，或多或少它们都采用了母女镜像结构。让母女两代——上一代少女与当代少女——放在同一个主题下进行对照，其中既有命运的轮回，又有时代更迭带来的代际变迁，这也让“青春”的主题不再是一代人的主题，而是代际之间共同面对的主题



我们就  
过不了  
多久，  
可以一  
起生活  
了嘛。  
曲婷

兔子暴力 THE OUTLIER GIRLS  
8/27 全国公映

电影《兔子暴力》剧照。

被迫债人不断凌虐，而李庚希扮演的女儿也不断被生活被同学欺凌。两只受尽欺负的“兔子”，却在保护对方时，露出了最锋利的爪牙，当追债人试图打女儿的主意，曲婷毫不犹豫地护在女儿身后，凶悍得像一只老虎，而为了帮妈妈还债，水青真的做到了她对妈妈承诺的，“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她去偷窃、绑架、杀人。

青春叙事常伴有疼痛，那是生命成长与蜕变之痛，每一代人都会承受，而母女镜像结构更可以将这种代际疼痛变为一种接力、一种传递，《兔子暴力》中小城有一座隧道，连接着新城与旧城，而直到影片演完，她们也没走出那条隧道。当年曲婷为了走出老城，不惜离婚、抛下襁褓中的女儿，最终还是在外面的世界碰得鼻青脸肿回来，而水青甚至连走出来的勇气都没有，两代老城女孩，依然被困在这里，挣扎着想要更好的生活，却不知道前路在哪里。

如果万茜和李庚希双女主一定要分出一个高下，我选万茜。李庚希当然也好，但她现在的年纪和阅历完成《兔子暴力》中水青这个角色属正常发挥，万茜的角色显然难度更高。其实她并不特别适合这个角色，但她的表演还是说服了我。长了一张聪明脸的万茜是那种万事“拎得清”的女孩，但曲婷是有点傻而莽撞的甚至带点粗俗的，她属于那种脑子浆糊的女人，否则也不会一步步将自己连带女儿引向深渊。演李庚希的

妈妈，万茜也显得过于年轻了一些，过于优雅了一些。但这些都先天的障碍，都没有阻止万茜用自己的表演说服观众，塑造一个活生生的属于她的曲婷。

不知道原剧本里曲婷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但最终万茜完成的这个角色，带着她个人的理解与烙印。曲婷是一个一直做着舞蹈家美梦的小女孩，还没长大，也还没清醒。她把曲婷的蠢笨演绎成了一种带有文艺气质的懵懂与不谙世事，这既弥补了她和李庚希之间作为母女牵强的年龄差，也让这部小城青春片涂抹上一层“飞一般”的艺术油彩。

从《兔子暴力》《盛夏未来》《我的姐姐》这几部青春片来看，或多或少它们都采用了母女镜像结构：《盛夏未来》中郝蕾扮演的在高中早恋的妈妈与张子枫扮演的高考前早恋的女主角形成对位，《我的姐姐》中朱媛媛扮演的上一代“姐姐”小姨代母亲与张子枫扮演的这一代“姐姐”形成对位。让母女两代——上一代少女与当代少女——放在同一个主题下进行对照，其中既有命运的轮回，又有时代更迭带来的代际变迁，这也让“青春”的主题不再是一代人的主题，而是代际之间共同面对的主题。

从可行性来看，青春片中的这种母女镜像结构既解决了青春片常见的主题单薄、议题幼稚的问题，将更为广泛的成人化社会议题也纳入其中，助力青春片增强对成熟观影人群的吸引力。毕竟

从不久前的观影人群调查的论据来看，中国影院观众的平均年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龄——34岁，从这一角度来说，青春片也确实需要考虑覆盖更为成熟的观影群体。

同时，青春片的这种母女镜像结构也有效地提高了青春片的表演成色。青春片的表演问题一直以来都为人们诟病，胶原蛋白与演技兼备的年轻演员毕竟不多，而当母亲这条叙事线成功引入之后，一群成熟的中年演员便能入驻青春片，以他们扎实的表演撑起影片，大大提高影片的表演含金量，比如朱媛媛献了《我的姐姐》中最高光的几段表演，《盛夏未来》中郝蕾和祖峰的那条恋爱线较女主角不遑多让，《兔子暴力》中万茜更是光彩夺目。前段日子，一直热议的正值事业黄金期的优秀女演员的大银幕就业问题，也迎刃而解。

作为青葱计划的首代种子选手、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毕业的科班生，编剧兼导演的申瑜虽然只导演过《兔子暴力》这一部院线长片，但她的从业经验并不稀缺，对于电影既有艺术的热爱，又有足够职业的清醒。所以，即使是导演处女作，《兔子暴力》所呈现出来的各方面的均衡完备，都呈现出极大的成熟度，是一部一点也不青涩的青春片。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电影《我的姐姐》中，朱媛媛扮演的小姨代替母亲完成了母女镜像叙事。